

全世界排第八大，但是各位如果去過聖保羅，你就會知道說那邊基礎建設成就的程度，會超乎你的想像範圍，你沒有辦法相信說這是一個南美最大的商業城市，那不要誤會說那是一個很落後的國家，沒有，我在那邊吃一客麥當勞的套餐，是我吃過全世界第二貴，第一貴的在瑞士，那我沒有話講，摸摸鼻子，因為瑞士人收入非常的高，所以物價相對來講貴，那聖保羅，吃一客，就是我們一般，你們都會去麥當勞，一個漢堡、一個薯條加一個可樂那樣子的餐，大概新台幣300塊，但是他們那邊的平均工資比臺灣還要低，比臺灣還要低，但是我講的是平均工資，那邊的貧富差距有，你們今天回去以後，有興趣可以去看看，就是到世界銀行的網站，或者是你就google，就打那個Gini coefficient，吉尼係數，那他會跟你講說，啊，每一個國家他貧富差距的距離，巴西絕對是名列前茅。

那那些人在抗議的是什麼？那些人在抗議的事實上是，他們的工資低到讓他們在聖保羅快要活不下去，有很多政府該出來解決的事情沒有解決，他又花了那麼多的預算去辦世界盃足球賽，那當然你說世界盃足球賽去促進觀光，會有收益進來，但是那你就要想一想說，那個收益的錢是落入了誰的口袋，那些收益的錢是落入了誰的口袋，跟他們生活的改善有沒有關係，那這不是重點，重點是我到了，啊對，我可以順便一提，如果有人說在台北占領立法院是暴徒，他真的應該去聖保羅看看，人家是怎麼在搞的，你們現在上youtube應該還找得到相關新聞畫面，那個是有火的，那個真的是有火。

但是我真的讓我感慨的是，不能講感慨，是到了那個律師的家以後，有另外一個人跟我講說，其實我們對你很不好意思，然後我說怎麼講，因為我覺得他們對我很好，他說因為我們沒有讓你看到真正的巴西，他說你來了以後，我可以很明白的跟你講，你來了以後，全部都是跟巴西的白人菁英在一起，那其實我自己有感覺到，因為他們的生活就像平均所得很高，一個歐洲的家庭，非常漂亮的房子，那他們的談吐、生活的方式就像歐洲白人的家庭一樣，而且是很富裕的白人家庭，他說你都跟這些人在一起，你沒有看到真實的巴西社會，他自己是一個白人，他是一個既得利益者，但是他說，其實他很高興這些人站出來抗議，因為他覺得從這些人的角度，現在的遊戲的規則，是一個不公平的遊戲規則，從菁英既得利益的角度，他們活得很好，但是從基層人民的角度，那是一個不公平的遊戲規則，他們要改變它，所以他們站出來。

當我聽他這樣講的時候，我有點愣一下，我在想說這個傢伙是不是在跟我說謊，但是他講得非常的誠摯，他說如果我們這個社會要繼續往前進，如果巴西要真正成為一個不僅是一個面積很大，有很多自然資源，有很多富人曾經是金磚四國，而是一個真正的，從新興的民主國家可以轉型成一個成熟的民主國家，這是我們一定要經歷的過程，而且這些人一定要自己站出來爭取他們的權益，社會才有變動的可能性，經過了那個變動，才可以成為一個真正健康的社會，因此他覺得他支持這些人站出來，那這些人所造成的騷亂，因為他們抗議的區域是在聖保羅裡面比較好的區域，都是那些有錢人在住的地方，對於我們的生活造成了一些影響，我們必須要忍受，我們已經贏了，他們應該有他們的機會，去爭取他們的權益。

其實我滿感謝他跟我講那些話，或許我們也應該高興的事情是說，在臺灣這樣的人，會去說出這樣子話的人，其實越來越多，為什麼我會這樣子講，在學運那段期間當中，甚至結束了以後，因為離博愛特區那邊近的關係，然後，對不起我思考一下，接下來的話要不要講，好我就直接講，其實有一天林義雄先生在禁食的時候，我們很擔心，非常非常的擔心，但是因為林先生有交代，所以我們什麼事情都不敢做，但是到後面的時候，已經擔心到沒有辦法，我們幾個人，大概十幾個人，其中兩個各位應該聽過名字，一個叫林飛帆，另一個叫陳為廷，我們幾個人其實開了通宵的會，決定明天早上要行動，我們就從祕密開會的地點，移到仁愛路上，然後再確定接下來的最後的行動方案，結果後來因為一些沒有辦法跟各位說的理由，那個行動取消，到最後一秒鐘才取消，但是我們那個時候，清晨天快要亮的時候，蹲在那個地方開會的地點，是一個絕對是天價，豪宅很貴的地方，絕對住在裡面的一定是好野人，你不要說買，我連租都租不起那個地方，有人出來，可以看得出來也是好野人，他看到我們說：「你們加油，做得很好。」

重點不是說他肯定的話，重點是這個公民運動變得跟以前不太一樣，以前住在天龍國裡面的好野人，對於這類的運動事實上是抱持著非常反彈的態度，包括那天清晨遇到的人以及之前遇到的人、之後遇到的人，發現說臺灣的社會已經在改變，而那個改變是很實際的，你不用去做太複雜的田野調查研究，在路上，以前是頭上如果綁著布條，穿著有標誌的衣服，在天龍國走動，你會發現很多人會閃你，不太理你。這次不一樣。

那這樣的改變，其實從任何的角度上面來看，都絕對不是一天發生的，也就是說，如果我們就是很冷靜的去想，就過去這20年臺灣的發展，那當然對於各位同學來講，如果今天在座的是同學，因為我今天知道在座還有很多其他南社的前輩，如果今天在座的是同學的話，或許你們太年輕，以至於沒有辦法了解，但是如果是長一點的人，真的冷靜的去想，會發現說，臺灣其實一直在進步，在過去這段時間來，其實碰到不少前輩，他們會說謝謝你們站出來，我們本來以為臺灣沒有希望，看到你們站出來，讓我們感覺到臺灣有希望。

因為我這個人的人際技巧比較差，就是我，我必須要很老實的講，我是一個不太會，會跟人相處的人，所以有些話，我不一定跟他們在對談的時候會跟他們講，但是我心裡面在想的事情是說，其實我們才應該要謝謝他們，他們那個時候冒的風險，做的事情，讓臺灣解除了戒嚴，讓我們有了民主的選舉，讓我們的人權，讓我們的自由都大幅的改善，我回頭看20年以前，我自己還是一個大學生，在搞學運，我們也去衝立法院，我們也去抗議，我們也要求不合理的制度的改革，一路看到今天，過去這20年臺灣有沒有進步，我會說有。

那當然我相信在座如果是對國民黨不滿的人，當然我說如果啦，我沒有說全部，我相信裡面還是有國民黨的支持者，會覺得說，啊有什麼路用，選來選去攏選輸(台語)，就這個人還是當總統，但是改變本來就不是一天就變化而成，最起碼我們在今天從事這些活動的時候，雖然這位總統還是會繼續說我們是暴徒，說我們違反民主憲政的價值，法治國家沒有辦法容許，但是最起碼我們今天在做這些事情，我不用擔心說，我出去會被逮捕，半夜會被失蹤，沒有這個風險，但是那個時候，幫助臺灣度過那個時期的人，他們是冒這樣的風險在做這樣的事情，我們應該謝謝他們。

那但是事情顯然還沒有結束，我也懷疑事情會有結束的一天，因為這個社會本來就是應該不斷的在進步，不要說一棒一棒的接下來，因為即使現在年紀比較長的人跟現在年紀比較輕的各位在一起，我們還是共同必須要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為這塊土地奮鬥，真正應該要觀察的事情是說，當一個社會他遭受到破壞核心價值行為的威脅的時候，他所產生出來自我防禦的能力有多強，你如果問我的話是，這個力量越來越強、越來越強。

我想這張跳過去好了，後面沒有看到的人，他的標題是馬英九的新世紀人權宣

言，「我們要建立正常的民主社會，必須積極改善臺灣的政治、經濟與社會人權，否則臺灣的民主僅是驅殼，政府的違法濫權跟社會的不公不義，不會因為民主的美名而消匿於無形」，這句話真的講的太好了。

2008年，陳雲林來的時候，從桃園機場開始一直到中山南路晶華酒店，那個酒店不是那個酒店，是飯店，到晶華酒店到處都是警察，街頭大規模的戒嚴，一堆人被打得頭破血流，那一年這件事情發生完了以後，美國的Freedom House，或許有一些同學或一些朋友有聽過這個人權組織，他一直很關心各國人權狀況，那在亞洲，特別是中國，當然臺灣也包括在裡面，我的意思不是說臺灣包括在中國裡面，我的意思是說他們關懷的對象包括臺灣。

我們有一群朋友，一群NGO的朋友跟他們碰了面，在會議室裡面，那個時候其實我某個程度上面，我也不曉得算不算是告洋狀，但是我的確表達了我非常的憤怒跟不滿，我的憤怒跟不滿是除了這件事情的發生以外，這件事情的發生已經讓人很火大，而這件事情發生了以後，沒有人負責任，更讓我火大。

他那個時候跟我講一段話，我老實說我當時沒有辦法接受，他跟我說，如果臺灣，對不起，我收回來，他沒有講具體指射臺灣，他說如果一個社會，一個公民社會他夠強壯，對於這個公民社會重要的核心價值遭受到侵蝕的時候，他會自然的產生反抗的力量，而那個反抗的力量對於那些核心價值的捍衛以及他所造成傷害的羞辱，都會產生關鍵的助益，那個時候我之所以會說我沒有辦法接受，他講的話是說，啊你的意思是政府都不用負責就對，那些被打的人的公道沒有辦法被討回來也就算了。

但是我後來慢慢了解他講這句話的意思是，那個時候臺灣的公民社會有反抗也有抵抗，雖然學生在自由廣場前面靜坐，一群律師學者到監察院去舉發國家集團性的暴力行為，一群人去立法院前面抗議，要求廢除集遊惡法，這些活動在2008年冬天的時候全部都發生過，你以具體的角度，時效性來看，你如果問我說，你們2008年冬天搞那一攤，你達到了什麼目標？集會遊行法廢了沒有？沒有；啊那些被打的人責任的追究，有人負責嗎？有哪一個官下了台？沒有；有誰負責了？沒有。那從那個角度上面來看，你會覺得說我們應該感受到很挫折，2008年冬天搞這一攤，無效啊，你以後不要出來，不要再搞了(台語)。

對於掌握權力的人來講，他就是希望你這樣子想，他就是希望你放棄，你出來我重挫你，讓你受傷、讓你失望、讓你灰心。那個時候在自由廣場前面參與的同學，我知道很多人也真的是失望的走，很難過，但是或許各位未必知道的，可能在座可能有些人知道，未必知道的是說，在這一次317張慶忠30秒的事件發生以後，3月18號，3月18號那一天晚上帶頭衝進去立法院議場裡面，有很多朋友都是野草莓世代的人，他們變得更成熟，變得更茁壯，他們沒有放棄，或許在媒體上面，大家會看到比較多的是帆廷兩個人，但是我們打開打開天窗說亮話，把話說白，這個運動只有他們兩個，你兩個有本事，你去衝看看(台語)，我們大家在旁邊看，怎麼可能，一群人一起進去，那群人在整個運動的過程當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做了很大的貢獻，他們的名字未必在媒體上面會被大家看到或者是聽到，但是他們對這場運動所做的貢獻，他們的努力、他們的付出絕對不會亞於其他的人。

那群人裡面有很多是在野草莓學運的時候，當他們參與野草莓學運的時候，或許是第一次他們搞學運，因為老實講，2008年他們在搞野草莓學運的時候，我其實有在現場，但是那個時候就是，有很刻意的跟他們保持距離，刻意跟他們保持距離並不是說不喜歡他們或是害怕他們，而是學生的運動就是學生的運動，就是來這邊支持，陪他們，到此為止，但是在旁邊觀察很有意思，因為他們那個時候，2008年的時候，在做學運的方式，跟我們1990年代初期在搞的方式，那已經差別非常的大。那那個時候在旁邊看，有時候會看不懂，說，欸到底是在搞什麼(台語)，你為什麼會這樣子搞，因為那個時候他們的決策體系是開放性，所謂開放性的是白天會做一個決策，晚上另外一群人又做出了另外一個不同的決策，然後晚上的決策跟白天的決策是抵觸的，怎麼會這個樣子，因為他們的審議式民主是沒有邊界，是完全開放，所以晚上的那一攤人跟白天那一攤人根本是兩攤不同的人，所以會做出不一樣決定是很正常的。

但是你在旁邊看是，你有看不懂的地方，但是你也有，你或許不贊成他們，那但是那個是他們的行動，他們在做、他們在學習、他們在成長，而且他們有做到很多我們那個時候做不到的事情，他們可以讓運動在現場轉播回到校園去，讓所有在宿舍的人上網都可以感覺我也在參與運動，讓當然你從運動的角度來講，這到底是好還是不好，我也不知道，就是你到底人家希望待在宿舍裡面上網參與運動，還是到現場來，我不知道，但是他們在那前面撐了很久，撐了非常的久，那我知道他們

走的時候，覺得感覺自己一事無成，什麼都沒要到，被拖得兵疲馬乏，你自己就必須要走，那個時候是我第一次，我第一次見識到我們的政府，他是如何殘酷的去對待這些運動，我說殘酷的去對待這些運動是，他們在那邊提出來的要求一點都不過份，廢集遊惡法，是馬英九總統他自己曾經提出來的政見，我只是要你履行這件事情而已。但是他會讓你拖到你，讓你自己覺得你自己一事無成，離開那個地方。

但是這群年輕人沒有放棄，從來沒有放棄過，不是同樣的一群人，而是這群人慢慢的、不斷的在擴大當中，當然他擴大成長的速度或許沒有這一次所謂的太陽花學運，其實你們知道太陽花學運怎麼來的嗎？知道的舉手，你們怎麼這麼厲害，連我都不知道太陽花學運怎麼來的，沒有，因為第一晚上撐過了以後，第二天天亮，我看到有人說太陽花，我就愣住了，因為我那個時候在守青島東路側門，看到那花太陽花，誰送太陽花來，然後後來媒體看到了很多太陽花，就把它稱之為太陽花學運，我後來才知道議場裡面的人跟我講說，其實太陽花放在議場的桌上的時候，有人，對不起，不便洩露他的姓名，就很討厭那個花，就把它搬到後面去，結果不曉得誰又把它搬回來，到前面最前面的主席台，他又把它再搬走，又有人又再把它搬回來，他最後選擇放棄了。

或許沒有太陽花學運這次以後所激發出來的能量，或者是行動，就是影響，或者是受到這個運動感染的人那麼多，但是這些人沒有放棄，他們一直持續的在做努力，從野草莓學運以後，到太陽花學運的這段期間當中，參與不一樣的公民運動，慢慢慢慢的在成長，慢慢慢慢的在茁壯。那你說對於那些人，當年第一次參與運動的人來講，你可以說是啟蒙，他們第一次做這件事情，那個時候，飛帆大一，陳為廷還是高中生，他們兩個都在裡面，他們都是菜鳥，在那邊跟人家學。

在中間過去的這段時間當中發生了很多，包括剛剛一開始開場的同學所講的，大埔的案子，反核的運動，發生了很多的，包括送洪仲丘，發生了很多的公民運動，但是對於我自己來講，我感受比較深刻的其實是，是站出來跟蔡衍明對抗，反旺中的運動，那當然那時候之所以會，會做這件事情，對於我們來講是很因緣際會，因為那個時候，2012年，我沒有辦法稱他為法律人的那位先生又當選了，其實很難過，那但是那時候剛好過年在家裡看……

(影片結束)

